

书城文库

当代经典文学大系

一部问世伊始屡遭非议至今畅销世界之杰作

本书连获日本“芥川奖”和“群像新人文学奖”

村上龙作品精选

近似

无限透明的

一日 村上龙 / 著

竺家荣 / 译

蓝色

珠海出版社



近似

无限透明的

蓝色

书 城 文 库

当代经典文学大系

村上龙作品精选

近似
无限透明的
蓝色

■ 一日
■ 村上龙 / 著
■ 竺家荣 /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1999-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日)村上龙著;竺家荣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8

ISBN 7-80607-596-8/I·248

I. 近… II. ①村…②竺…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680 号

KAGIRINAKU TOMEI NI CHIKAI BLUE by MURAKAMI Ryu

Copyright (c)1976 by MURAKAMI Ry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

作者 ■ (C) (日) 村上龙

译者 ■ 竺家荣

选题策划 ■ 牛树成

责任编辑 ■ 吕唯唯

装帧设计 ■ 康笑宇

出版发行 ■ 珠海出版社

社址 ■ 珠海市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二楼

电话 ■ 2515384 邮政编码 ■ 519001

印刷 ■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50×1168mm 1/32

印张 ■ 13.8 字数 ■ 310 千字

版次 ■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10000 册

书号 ■ ISBN 7-80607-596-8/I·248

定价 ■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村上龙(1952年——) 本名龙之助。生于日本长崎。中学时代即显露出艺术才华。曾组织参予橄榄球队、摇滚乐团及新闻社团。早年接受西方嬉皮士文化影响并尝试编导电影。1973年进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读书, 抱负“反体制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受挫后转入文学创作。《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是他24岁时的处女作, 同时也是作者最杰出的代表作, 并形成了日本文学史新的流派——透明族。

主要作品《IBIZA》、《海对面的战争开始了》、《衣物柜里的婴儿》、《悲伤的热带》、《京子》等。其中许多作品拍成电影。《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即由作者本人改编成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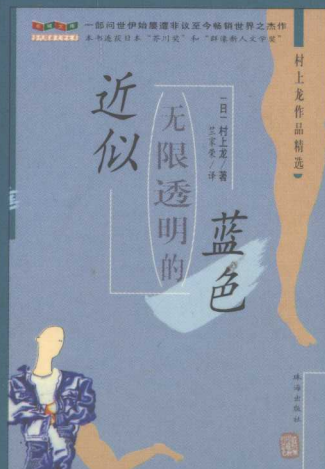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吕唯唯

内容简介

阿开和他的朋友聚集在驻日美军基地周围。他们无所事事，沉溺于麻醉品、酒、音乐、飞车和性欲之中。生命对他们而言是暧昧的。阿开用玻璃杯碎片划破自己的胳膊，迎着黎明的曙光，透过边缘残留着血迹的玻璃碎片，他看到了“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现实与幻觉颠倒反覆，喧嚣与骚动的背后却是奇妙的静谧之境。

另一部小说《IBIZA》却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旅行，而又去实践这个旅行的女性故事。一个毁灭的故事。因为面对自己是最危险的，所以不要问自己是谁。真知子在追问自己是谁的同时，她在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可能行。

“IBIZA”是西班牙一个小岛的名子，岛上什么也没有。“IBIZA”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小说里。



平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JINSHI WUXIAN
TOUMING
DE LANSE



关于文学中的吸毒感觉

(代序)

大冈 信

停刊一段时间后的《早稻田文学》从六月号开始复刊，复刊第一期的编辑重点主要围绕如何组织好“下一代的作者在何处”的专集。文学新秀断档的呼声早已让听者厌烦。《早稻田文学》的编委们一定是基于这一前提来策划此专集的。

新人新秀这事物，有时千呼万唤也未见得出现，而崭露头角之际却鲜艳夺目。《群像》杂志六月号上的第19届新秀文学奖获奖作品——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正是这样引人瞩目的。据说作者是24岁的美术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由于很久没有超级新秀出现，作品具体地描写了吸毒和群居聚会，所以受到了嗜好风俗性低趣味的新闻界的喝采。颇有一种在欢呼声中登场的感觉。

村上具有敏锐的感觉。实际上，一读他的作品便可感到他是一个能把这种感觉的敏锐性、用充实的想象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天才。井上光晴、远藤周作、小岛信夫、埴谷雄高、福永武彦等几位持有坚定的信念和独特见解的评委们都不同程度地一致称赞这篇作品。只要看到作者闪烁的才能，也就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如此，这篇小说在文坛上占有的位置是独特的。如果没有二战后美军长期驻扎日本的现实，越南战争时期在美国急速蔓延的吸毒现象传入日本的事实，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

几年前,早已作为一种嬉皮士的风俗,在大城市的街头,摇摆舞厅,或者表现在美术音乐领域的引起幻觉的感觉,最终或者说终于由一位天才的青年用强烈而鲜明的语言感觉固定了下来。这里也许没有必要强调村上是一位美术大学的学生。不过,这篇小说的魅力之一就是刻画感觉错乱的笔触完全靠型式的细节的真实所支撑。村上的这篇小说不禁令人想起那些把幻觉的现实性固定下来的画家。譬如在拘泥粘液和流体方面可以想到萨尔巴德尔·达里。在预感引起幻觉的各种感觉的动摇到憧憬某种无限幸福的想象的过程这一点上,可以想到横尾忠则。

另外,当我一边思考这篇作品把极其猥亵的性和因吸毒引起的意识错乱状态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却没有猥亵感的原因的时候,不禁想到诗人铃木志郎康 10 年前写的一批“私小说式的处女齐齐”和“卖春处女葩葩”登场的诗。铃木的诗从表面来看确实充满反良风媚俗的丑闻性细节。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刺激与猥亵感是径异的。可以说,这种冲击来自用清醒的目光坚持任何词语只要需要就毫不顾忌地彻底使用这一宗旨。

村上的小说还会使人想到另外一位诗人吉增刚造的诗。吉增的诗歌创作手法是把断言肯定和断言否定重叠堆砌,同时,把剧烈的疾走感觉积蓄在诗句的内部,通过激昂高涨过后的释放获得某种纯粹感觉。我认为吉增作品的主人公也以自然的方式拥有这种疾走感觉。

但是,铃木和吉增身上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执著,对于自身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拘泥,从比他们小十几岁的村上作品的人物身上是感受不到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这个标题,从此意义上说的确也就成为作品本身恰到好处的介绍。而且,这篇小说也为目前广为议论的小说中的自我解体这一话题提供了绝妙的素材。

在此,现象全未通过价值判断的取景框,只是依靠化为“观察”机能的作者的眼睛和手转变成语言。尽管像粘稠,刺挠,粘稠,滑溜,哆嗦,疙疙瘩瘩,泥滋滋,光溜溜这样的带有日语独特感受的形容词频繁出现,但是,所形容的行为和状态并未引起猥亵感。这也就是与作者的方法密切接合的结果吧。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村上是在性的禁忌意识上获得了自由的这一代人中的新兴作家。

沉湎在毒品感觉的主人公自然有一种强烈的被动的性虐待倾向。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玩偶”,是黑人的“无比幸福的奴隶”。这些情节令人瞬间感到一幅战后日本自身的颠倒了肖像画。然而,作者并未涉及这一社会性的主题。

在这一点上,这篇小说执著地固守各种感觉的流露、以及对各种感觉的鲜明描述。按过去的观点,这是一篇远离浪漫情调,而且近乎于诗的语言写成的小说。难以想象村上不喜欢兰博的诗。

不为“历史”或者“社会”所困扰,陡然达到超时间的“幸福的极限”的状态。这也许就是有意识的吸毒者的期盼吧。村上的主人公龙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从他和恋人莉莉一起吸了麦斯咖林后讲到的“我头脑中的宫殿和城市”的梦幻故事便可一目了然。但是,“幸福的极限”是不会降临的。受毒品侵蚀的肉体已处于微小的原因即可发生异变的状态,主人公的青春宣告结束。

对于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的憧憬可以继续,但是,眼前会矗立着过去一直避开的“历史”和“社会”的屏障。小说在突破这一屏障之前画上了句号。

(王成 译)

目 录

代 序	1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	1
给丽丽的信——后记	102
附录一 IBIZA	103
序 章	103
第一章 巴黎的忧郁	112
第二章 蒙的卡罗的幽灵	173
第三章 摩洛哥的热风	210
第四章 巴塞罗那的光与影	289
后记	316
附录二 短篇小说	319

还以为是飞机的声音，原来是一只小虫子嗡嗡地从耳边飞过。这只比苍蝇还小的飞虫在眼前盘旋了一会儿，便飞到昏暗的角落里不见了。

白色的圆桌反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桌上的玻璃烟灰缸里燃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过滤嘴上沾着口红印，桌边放着一个洋梨形状的葡萄酒瓶，酒瓶的商标上画的金发女郎嘴里塞满了葡萄，手里捧着葡萄串。杯里的葡萄酒把天花板上晃动的灯光映成了红色。正对房门有个大大的梳妆台，一个浑身汗津津的女人坐在镜前。她正伸直了长腿，将黑色的丝袜从腿上脱下来。

“哎，帮我把毛巾拿来，粉红色的那条，找着了么？”

丽丽说着把揉成一团的丝袜扔了过来。她刚下班回来，正往油亮的前额上轻轻拍着卸妆水。

“后来怎么样了？”

她接过手巾一边擦背，一边问我。

“我们灌他酒喝，想让他安静一会儿。除了那小子外，还有两个家伙，都喝得晕晕乎乎的，真没酒量。那小子真的进过局子？”

“那家伙是韩国人。”

丽丽正在卸妆。她用浸了刺鼻的卸妆水的棉纸巾擦着脸

颊，然后弓着腰，凑近镜子，取下热带鱼鱼鳍一样的假睫毛，丢掉的纸巾上满是红黑色的污迹。

“阿开扎了你哥哥一刀，大概是你哥哥吧。还好没有死。前一阵还到店里来过呢。”

我透过酒杯看着灯光。

光溜溜的玻璃杯中闪烁着深橙色的灯丝。

“他说向你打听过我的事，你以后别跟他说那么多。别跟那种怪里怪气的家伙说我的事。”

丽丽将混放在化妆台上的口红、梳子和其它小瓶、小盒中间的酒杯拿起来，一口喝干后，当着我的面脱下了镶着金丝的喇叭裤。她的腹部被松紧带勒出一道印儿。据说丽丽以前当过模特。

墙上的镜框里镶着一张丽丽身穿毛皮大衣的照片。她告诉我说，那是件价值几百万的栗鼠皮。

记得有一次，天气很冷。她注射了过量的非洛本，来找我时脸色象死人一般惨白，满嘴吐白沫，浑身不停地颤抖，我刚一打开门，她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把她抱起来时，她好像说了句“嗨，把指甲油帮我洗掉，粘粘糊糊的不舒服。”她穿了件袒胸露背的长裙，身上都是汗，连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上都是。我这里有去光液，就用酒精来代替。这时，她小声说道，“不好意思，店里有点不愉快的事。”我抓着她的脚脖子，给她擦去指甲油的时候，丽丽喘着粗气，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我一边吻

她一边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触到了汗湿的大腿，我脱去她的内裤，丽丽叉着腿坐在椅子上，说想看电视，还说现在应该有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老片子。我手心里沾上了她身上的汗，半天都没干。

“阿龙，你在杰克逊家里打过玛啡吧，是前天吧。”

丽丽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桃子，剥着皮说，她盘腿坐在沙发里，把剥好的桃子递给我，我没有接。

“你还记得吗，当时有个红头发，穿短裙的女孩？身材相当不错，挺招人的，有吗？”

“记不清了，有三个女孩呢。是那个卷毛吗？”

坐在屋里能看见厨房。洗碗池里堆满了脏盘子，有个黑虫子上面爬来爬去。丽丽一边擦着滴落在大腿上的桃汁，一边跟我聊天。耷拉着拖鞋的脚背上，红色和青色的血脉清晰可见。在我眼里它们总是很美的。

“她还是撒了谎，那个女人旷了工，说是有病，其实是大白天和你们这些人玩乐，太不象话了。她也打玛啡了吗？”

“杰克逊哪会那么做呢。他总是说女孩子不能干这种事，弄坏身体太可惜了。那个女孩也是在你店里干嘛？挺爱笑的，一喝多了就笑。”

“她会不会被解雇呢？”

“她很惹人喜爱吧？”

“这还用说，她的屁股很性感哪。”

蟑螂钻进了粘粘糊糊的蕃茄酱盘子里，浑身油光光的。蟑螂被打死后流出种种不同颜色的液体，现在它的肚子

里可能是红色的液体。

我曾打死过一只在调色板上爬的蟑螂，流出的是鲜紫色的体液。当时调色盘里并没有紫色的颜料，我猜想大概是在它那小小的肚皮里将红色和兰色混合成的紫色吧。

“那么，阿开后来怎么样，乖乖回家去了？”

“是啊。她让我进了屋，还问我喝不喝酒，我说要杯可乐，她还向我道了欠。”

“傻瓜。”

“在车里等我的那两个家伙勾搭了一个过路的女人，那女人年纪可不小了。”

丽丽把吃完的桃核扔进烟灰缸，把盘起的头发上的卡子摘下来，用发刷梳起来。她沿着头发的波浪慢慢往下流，嘴里还叼着烟。

“阿开的姐姐在我店里工作过。老早以前了，人很聪明。”

“已经辞职了？”

“听说回家乡去了，她是北方人。”

梳通了一头柔软的红发，丽丽忽然站起来，打开壁橱，从一个银盒里拿出一支细细的注射器。她将茶色的小瓶子对着灯光，确认一下里面还有多少液体，然后用注射器吸入规定的量，接着屈起身体将针头插在大腿上。支撑身体的另一条腿微微颤抖着。也许是针头插的太深了，拔出来的时候，流出了一缕细细的血，一直流到了膝头。丽丽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擦去嘴边流出的口水。

“丽丽，每次打针都应该消毒的。”

丽丽没说话，在角落的床上躺下来，点了一支烟。随着她脖子上的血管粗粗的暴露出来，疲惫地吐出一口烟。

“你想打吗？还有呢。”

“今天不打了。有朋友来找我，没工夫打。我身上带着呢。”

丽丽从床头柜上拿起文库本《巴马修道院》看了起来。一边将烟喷在书页上，一边惬意地看书。

“你这么爱看书，真与众不同啊，丽丽。”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注射器说道。她一听，含混地说了句“这书可有意思了。”

注射器的针尖上沾着血。我想帮她把针头洗干净，就去了厨房。洗碗池里的盘子上蟑螂还在爬来爬去。我卷了一张报纸，小心翼翼地将爬上灶台的蟑螂打死了。

“你干什么哪？”丽丽抠着大腿上的血块问道。“你快来呀。”她的声音娇滴滴的。”

从蟑螂肚子里流出了黄色的体液。尸体粘在灶台边上，触角还在颤动。

丽丽又叫了我一声，《巴马修道院》已经扔到了地毯上。

我的房间里充满了一股酸味。桌上放着一盘不知什么时候切开的菠萝，酸味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

菠萝的切口发黑，已完全腐烂了，成了一盘稀泥。

冲绳正在做着打海洛因的准备，鼻尖上沁出了汗珠。见

他这副样子，我才想起铃子说的话来，她躺在潮湿的床上，不停地说着“今天夜里真热呀，你热不热？”

“喂，阿龙，这海洛因花了多少钱？”

铃子从坤包里拿出德阿兹的唱片，问道。我说花了十美元。冲绳一听大声嚷道，比冲绳那边卖的宜。冲绳用打火机烧针尖，再用酒精棉消毒后，往针筒里吹气，看看有没有堵住。

“四谷警察局好像新装修了，墙壁和厕所都特别干净，真让我吃惊。那个年轻的看守真能侃，说什么这儿比警察单身宿舍舒服多了，有个老家伙讨好地跟着傻笑，恶心死了。”

冲绳的眼睛有些混浊，他用牛奶瓶喝着串了味的酒，已经醉熏熏的了。

“喂，对面原来有家戒毒所，真的吗？”

我一边打开锡箔纸包的海洛因，一边问。

“是的。我爸送我去的。是美国人开的。逮捕我的是美国宪兵，先要在美军的设施里戒毒，然后送到这里来。不瞒你说，美国不愧是先进国家。”

铃子插嘴道：

“在里面每天能打兴奋剂，多好啊，我也想进美国人的戒毒所。”

冲绳用挖耳勺将锡纸上的海洛因归拢到中间，说道：

“傻冒，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象你这样的不够资格，除非真正的吸毒者才行呢。象我这样两条胳膊上都是针眼的毒瘾大的才能进去。那里有个迷人的护士小姐，叫良子，每天